

《周易·噬嗑》卦与周公禁酒关系考论

周苇风

摘要：《周易·噬嗑》卦中的“噬”字最初作“肆”字，因与“逮”音近形似一度讹为“逮”，周子家竖燕地传授《周易》时则以方言“噬”代替了通语“逮”。《噬嗑》卦与早期贸易有关，“肆”义为摆设、陈列，“肤”为切肉，“噬（肆）肤”言在市场上陈设切肉以出售。《礼记·王制》有“衣服饮食，不粥（鬻）于市”的规定，禁止“饮食”在市场上出售。“噬肤，灭鼻”讲的是商人因违背“衣服饮食，不粥（鬻）于市”的禁令而受到了割鼻的处罚。《周易》“噬肤，灭鼻”现象是周公严禁聚饮纵酒思想的现实表达，折射出周公禁酒思想的丰富内涵。

关键词：噬肤；灭鼻；周公；禁酒

中图分类号：K204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2)02-0069-05

笔者在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10年第6期发表了《周易“噬肤”发覆》一文。那篇文章主要质疑前人对《周易》“噬肤”一词的解释，至于“噬肤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当时笔者也还未弄明白。近期对“噬肤”一词作了进一步研究和思考，觉得又有所获，不但明白了“噬肤”是什么意思，而且发现《周易·噬嗑》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。简而言之：《周易·噬嗑》卦体现了《礼记·王制》中“衣服饮食，不粥（鬻）于市”的立法精神，配合了周初“酤酒在官”政策的贯彻实施，是周公“刚制于酒”和打击“群饮”思想的现实表达。兹论述如下。

—

我们首先对“噬肤”中的“噬”字追根溯源。除卦名和卦辞外，《噬嗑》卦有四条爻辞有“噬”字，它们是：六二爻辞“噬肤”，六三爻辞“噬腊肉”，九四爻辞“噬干肺”，六五爻辞“噬干肉”。“噬”，《诗·唐风·有杕之杜》：“噬肯适我。”《传》：“噬，逮也。”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遏、逮，逮也。”《方言》卷七：“蝻，噬，逮也。”

东齐曰蝻，北燕曰噬，逮，通语也。”“噬”为方言，“逮”为通语，据此可知《噬嗑》卦中的“噬”当时通行本作“逮”。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，孔子传《易》于鲁人商瞿，瞿传楚人馯臂子弘，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，疵传燕人周子家竖，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，羽传齐人田子庄何，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，同传菑川人杨何。何元朔中以治《易》为汉中大夫。燕地曾是《周易》传授的重要区域，汉代时韩婴尚在燕地以《易》授人，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韩婴，燕人也。……韩生亦以《易》授人。”从《周易》的传授过程来看，改通行本《噬嗑》卦中“逮”为“噬”的始作俑者可能就是燕人周子家竖。

“逮”，《说文》：“及也。”《小尔雅》：“属，逮也。”《噬嗑》卦中“噬”若原通行本作“逮”，则四条爻辞中的“噬（逮）肤”、“噬（逮）腊肉”、“噬（逮）干肺”、“噬（逮）干肉”，无论释“逮”为“属”还是“及”，这些地方依然使人无法索解。《尚书·吕刑》：“群后之逮在下”，墨子所见古本《尚书》“逮”作“肆”。据《说文》，逮从辵隶声，肆从长亦隶声，古文

《毛诗正义》卷6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98页。

《尔雅注疏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15页。

收稿日期：2011-08-19

作者简介：周苇风（1969-），河南睢县人，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与文献。

扬雄撰，郭璞注《方言》，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稿本，第25页。

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63年，第40页。

《孔丛子·小尔雅》，见《汉魏丛书》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340页。

《尚书正义》卷19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136页。

《墨子·尚贤中》：“群后之肆在下。”“肆”，毕沅注：“孔《书》作逮。”（见《墨子》卷2，浙江书局辑刊《二

长、是形似，二字声同形近易讹。肆，本义为摆设、陈列。《诗·大雅·行苇》：“或肆之筵，或授之几。”《传》：“肆，陈也。”“肆”由陈列义引申为集市贸易之处，如《论语·子张》言“百工居肆，以成其事”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：“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盖取诸《噬嗑》。”王弼注亦云：“噬嗑，合也。市人之所聚，异方之所合。设法以合物，噬嗑之义也。”可见《噬嗑》卦记载的是有关中国早期市场商业活动的一些情况。既然《噬嗑》卦与早期贸易有关，有“噬”字的四条爻辞中的“肤”、“腊肉”、“干肺”、“干肉”当是陈列出售之物。据此笔者推测，《噬嗑》卦中的“噬”字最初可能是“肆”字，因与“逮”音近形似曾一度讹为“逮”，周子家竖燕地传授《周易》时则以方言“噬”代替通语“逮”，随后流播各地，以迄于今。若笔者推测不误，《噬嗑》卦中的“噬”字最初为“肆”字，则“噬肤”、“噬干肺”、“噬干肉”、“噬腊肉”指的是在市场上陈设“肤”、“干肺”、“干肉”、“腊肉”等等以出售。

卦名“噬嗑”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《周易》缺损，同时出土的帛书《系辞》作“筮盖”，邓球柏先生认为盖古通盍，故写定为“筮盍”。盍，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合也。”有聚集之义。盍加口为嗑，或因“噬”从口所致。若“噬”本作“肆”，肆为陈列货物，盍为聚集货物，则《噬嗑》卦主言市场之义益明。《噬嗑》卦九四“噬干肺，得金矢”言卖掉干肺换得金矢，六五“噬干肉，得黄金”言卖掉干肉换得黄金。九四和六五，或言“吉”，或言“无咎”，这是因为九四和六五分别是卖掉干肺换得金矢和卖掉干肉换得黄金，对商人而言自然是吉而无咎。六三爻辞“噬腊肉，遇毒，小吝，无咎”，《周易集解》引虞翻：“毒谓矢毒也。”高亨亦云：“腊肉，干肉。遇毒，如干肉生虫，含有毒素等是。吝，难也。爻辞言：用齿咬干肉而遇毒，毒仅在口中，未咽入腹内，是有小小之艰难，未成灾咎。”释“毒”为毒药、毒素，望文生义，未得确解。“毒”有治理义，《彖传》释《师》卦卦辞云：“刚中而应，行险而顺，以此毒天下，而民从

之。”《释文》：“毒，徒笃反，役也。马（融）云：治也。”《老子》第五十一章：“长之育之，亭之毒之。”王弼云：“亭，谓品其形，毒，谓成其质。”“遇毒”实际指商人在集贸市场遇到政府管理。六三爻辞“噬腊肉，遇毒，小吝，无咎”的意思是在市场上摆摊出售腊肉遇到了政府管理，虽然有点小麻烦，但问题不算太严重。

六二“噬肤，灭鼻，无咎”。肤，切细的肉。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麋肤，鱼醢。”注云：“肤，切肉也。”“噬肤，灭鼻”言因在市场上出售切细的肉而受到了“灭鼻”的惩罚。在市场上出售“切肉”何以要“灭鼻”呢？《礼记·王制》有“衣服饮食，不粥（鬻）于市”的规定，禁止“饮食”在市场上出售。《噬嗑》卦六三言“噬腊肉，遇毒，小吝，无咎”，在市场上摆设腊肉出售遇到政府市场管理，虽则“无咎”，却有“小吝”，原因就在于出售腊肉违背了“衣服饮食，不粥（鬻）于市”的禁令。六二“噬肤，灭鼻”，讲的则是在市场因摆设出售切肉而遭到了“灭鼻”的惩罚。其实，《噬嗑》卦中无论是“噬干肺”、“噬干肉”还是“噬腊肉”、“噬肤”，讲的都是商人在市场上出售“饮食”，是违背禁令的不法行为。只不过“噬干肺”、“噬干肉”未“遇毒”，逃避了市场监管，一时侥幸罢了。

二

从《噬嗑》卦的记载来看，当时政府对市场的管理，手段不外乎“灭趾”、“灭鼻”、“灭耳”。《噬嗑》卦初九“履校，灭趾。”履通屣，《史记·季布栾布列传》：“身履典军。”《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履一作屣。”又“学”与“教”通用，《书·洛诰》：“乃汝其悉自教工。”《尚书大传》卷4引“教”作“学”。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善教者使人继其志。”《释文》：“教一本作学。”《老子》四十二章：“吾将以为教父。”“教”傅奕

十二子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30页。）

《毛诗正义》卷17，第266页。

《周易正义》卷8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74页。

邓球柏《帛书周易校释》，长沙湖南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309页。

《尔雅注疏》卷1，第3页。

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卷5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83页。

高亨《周易大传今注》，济南齐鲁书社，1998年，第168页。

《周易正义·释文》，第87页。

刘孝标《辩命论》：“生之无亭毒之心。”李善注：“《老子》曰：‘亭之毒之，盖之覆之。’王弼曰：‘亭，谓品其形，毒，谓成其质。’”见萧统编，李善注《文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版，第2346页。

《礼记正义》卷27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236页。

《史记》卷100，百衲本《二十五史》（第一册）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240页。

《尚书正义》卷15，第102页。

《尚书大传》卷4，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稿本，第52页。

《礼记正义》卷36六，第295页。

《老子》下篇，浙江书局辑刊《二十二子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5页。

本及汉帛书甲本均作“学”。“学”与“校”通，《汉书·韩延寿传》：“文学、校官、诸生。”颜注：“校亦学也。”故“校”与“教”亦通，《庄子·说剑》：“王乃校剑士七日。”《释文》：“校本或作教。”“屨校”即“屨教”。《说文》：“教，上所施下所效也。从支从孝。”支，小击也。可见“教”本身就带有体罚性质。至于屨教不改，则必加大处罚力度，故初九言“屨（屨）校（教），灭趾”，即削去脚趾。六二“噬肤，灭鼻”，是针对在市场上出售“切肉”的不法行为进行的惩罚。“灭趾”、“灭鼻”相对于薄施惩戒的“教”自然严厉，但尚不至于危及生命，故初九、六二俱云“无咎”。“何校，灭耳”则要严重多了。何与呵通，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陈利兵而谁何。”《索隐》：“崔浩云：‘何或为呵，何呵字同。’”呵与苛通，《周礼·春官·世妇》：“而苛罚之。”《释文》“苛”作“呵”，《通典·礼三十九》引“苛”作“呵”。故“何”通“苛”，《史记·袁盎晁错列传》：“君能日饮，毋苛。”《汉书·袁盎传》“毋苛”作“亡何”。“何校”即“苛教”，也就是进行最严厉的处罚。《周礼·地官》言：“市刑：小刑宪罚，中刑徇罚，大刑扑罚，其附于刑者归于士。”市场上的处罚分为小刑、中刑和大刑，超出大刑的重罪交由“秋官”中的士师、乡士和遂士之属处理。又：“司隸：掌宪市之禁令，禁其斗器者与其隸乱者、出入相陵犯者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。若不可禁，则搏而戮之。”在市场上“属游饮食于市”是被严厉禁止的，若不可禁，司隸有权力“搏而戮之”。为了从源头杜绝“属游饮食于市”的现象，势必会加大对在市场出售“饮食”的商人的打击力度。因此，商人在市场上出售“饮食”，如果遇到“何（苛）校（教）”，肯定会凶多吉少。“灭耳”即割去耳朵。《说文》：“聑，军战断耳也。聑，或从首。”聑同馘。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：“攸馘安安。”《传》：“馘，获也。不服者杀而

献其左耳曰馘。”“不服而杀献其左耳”，说明“灭耳”的处罚不但比“灭趾”、“灭鼻”严重，甚至还有生命之虞，所以上九爻辞说：“何（苛）校（教），灭耳，凶。”

据《周易·噬嗑》卦的记载可知，先秦时期曾有一段时间严禁在市场出售“饮食”。《周易·噬嗑》卦的记载与《礼记·王制》“衣服饮食，不粥（鬻）于市”的规定是相符合的。那么，当时为什么要在市场上禁止“饮食”出售呢？对此郑玄和孔颖达都曾有过推测和探讨。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衣服饮食，不粥（鬻）于市。”郑玄注云：“不示民以奢与贪也。”孔颖达疏则云：“锦文珠玉、成器衣服等不粥（鬻）者，不示民以奢；饮食不粥（鬻）者，不示民以贪。此衣服饮食与珠玉连文，据华美者不得粥（鬻）之，恐民贪。若寻常饮食，则得粥（鬻）之，不得群聚耳，故《周礼·司隸》云‘禁属游饮食于市者’是也。”郑注与孔疏谓“衣服饮食，不粥（鬻）于市”的立法目的是“不示民以贪”，立法的依据是“恐民贪”，未必符合《礼记·王制》“衣服饮食，不粥（鬻）于市”一句的原意。《礼记·坊记》载孔子言：“贵贱有等，衣服有别，朝廷有位，则民有所让。”根据三礼及其他有关文献记载，西周以来为了维持社会等级，当时人们的衣着在样式、颜色、纹饰、质料及衣、裳、带、履的配制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。《礼记·王制》“衣服饮食，不粥（鬻）于市”，衣服“不粥（鬻）于市”当与西周的服饰制度有关。《礼记·礼运》云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”饮食当中，酒肉为贵，“酒肉两有”是为福。然美酒佳肴既能助兴，亦能败德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言商纣王“以酒为池，悬肉为林，使男女裸相逐其间，为长夜之饮”。西周康王时《大盂鼎铭》记述了“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，率肆于酒，故丧师”的史实。针对商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，周公在《尚书·酒诰》一文中进行了总结：“庶群自酒，腥闻在上，故天降丧于殷”，将商朝的灭亡归结为殷人酗酒乱德。为了不重蹈商朝灭亡的覆辙，周公告诫周人“无彝酒”，即不要酗酒；规定“祀兹酒”、“饮惟祀”，只有在祭祀时才可用酒和饮酒。对官员实行“刚制于酒”的政策，强制禁酒。⑤为了真正做到“祀兹酒”、“饮惟祀”，

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《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》，北京文物出版社，1976年版，第67页。

《汉书》卷76，百衲本《二十五史》（第一册），第527页。

《庄子》卷10，浙江书局辑刊《二十二子》，第81页。

《史记》卷6，百衲本《二十五史》（第一册），第31页。

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，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稿本，第118页。《周礼注疏》“苛罚之”引《释文》：“苛，讎也。”与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稿本《经典释文》异，未知孰是。（见《周礼注疏》卷21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146页。）

杜佑《通典》卷79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425页。

《史记》卷101，百衲本《二十五史》（第一册），第241页。

《汉书》卷49，百衲本《二十五史》（第一册），第451页。

《毛诗正义》卷16，第254页。

“福”字甲金文从酉。《周礼·膳夫》：“凡祭祀之致福者，受而膳之。”注：“致福，谓诸臣祭祀，进其余肉，归胙于王。”孙诒让《正义》云：“据彼文，则致福归胙，酒肉两有。”（见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256页。）

⑤由于《酒诰》为周公对卫君康叔的训诫之词，其中又有对殷人酗酒的宽宏之语，有人据此以为周公禁酒令仅针对卫地殷人，对于其余侯国及周本土，此令无效。（见张昉《周

周初实行“酒酤在官”制度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载羲和鲁匡言：“《诗》曰‘无酒酤我’，而《论语》曰‘酤酒不食’，二者非相反也。夫《诗》据承平之世，酒酤在官，和旨使人，可以相御也。《论语》孔子当周衰乱，酒酤在民，薄恶不诚，是以疑而弗食。”“无酒酤我”出自《诗·小雅·伐木》。郑玄《诗谱序》按时代顺序，将《小雅》中自《鹿鸣》至《菁菁者莪》定为正雅，为文、武、成、康时期盛世作品，《伐木》即属于成康之世的“正雅”。《伐木》“有酒湑我，无酒酤我”。湑，马瑞臣《通释》：“《说文》：‘湑，茜酒也。’茜古缩字。”缩酒，滤酒去渣。诗言招待客人，无处市酒，只好以家酿浊酒娱宾。据《伐木》知周初承平之世的确存在“酒酤在官”制度。但笔者认为，周初“酒酤在官”的目的并非为了“和旨使人”，而是为了贯彻周公“祀兹酒”、“饮惟祀”的禁酒思想所采取的具体措施。

为了禁酒，周初不但规定“酤酒在官”，而且佐酒之物亦不得在市场出售。《礼记·王制》“衣服饮食，不粥（鬻）于市”，其中“饮食”当兼指酒肉而言。《论语·乡党》：“沽酒市脯，不食。”“沽酒市脯”，说明孔子时代酒食是可以在市场公开出售的，但孔子对此的态度却是：不食。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孔子的饮食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和反映了周公时代的礼乐制度。孔子“酤酒不食”，原因或在于“沽

酒”破坏了“酒酤在官”的制度；“市脯”亦“不食”，因为“市脯”违反了佐酒之物不得市买的规定。周初市场禁售酒食，目的是防止有人酗酒，尤其是聚饮纵酒。周公对“群饮”深恶痛绝，在《酒诰》中特别强调：“群饮，汝勿佚，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。”正是有了周公这句话，在《周礼》中“司醴”才被赋予了对“属游饮食于市者”拥有“搏而戮之”的权力。周初不但严厉打击酗酒和群饮者，为从源头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，还制定了对在市场出售“饮食”的不法行为的制裁措施，这就是我们在《周易·噬嗑》卦中所见到的针对商人出售“饮食”所进行的“灭趾”、“灭鼻”、“灭耳”诸般惩罚。

三

《礼记·玉藻》载：“君子之饮酒也，受一爵而色洒如也，二爵而言言斯，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。”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至敬不飧味，而贵气臭也。诸侯为宾，灌用郁鬯，灌用臭也。”用郁鬯（一种香酒）敬献来宾，实际只是嗅嗅而已。三爵而止和这种象征性的饮酒礼，与周公严禁纵酒的思想是一致的。然而在《诗·大雅·既醉》中我们看到的却是：“既醉以酒，既饱以德。”虽然还能以德自戒，却已经违背了三爵之礼和《酒诰》中周公“德将无醉”的告诫。《诗·小雅·宾之初筵》不但说士大夫们“不识三爵”，更描写了他们荒淫纵酒的丑态：“宾之初筵，温温其恭。其未醉止，威仪反反。曰既醉止，威仪幡幡。舍其坐迁，屡舞僊僊。其未醉止，威仪抑抑。曰既醉止，威仪怱怱。是曰既醉，不知其秩。宾既醉止，载号载呶。乱我笾豆，屡舞僊僊。是曰既醉，不知其邮。侧弁之俄，屡舞傴傴。”《汉书·食货志》云：“百礼之会，非酒不行。”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亦引君子之言：“酒以成礼，不继以淫，义也。”但历史事实却是，在“酒以成礼”的借口下，西周中后期贵族统治者就开始过着滥饮无度的生活。《仪礼·大射仪》载：“公曰：‘众无不醉。’宾及诸公卿大夫皆兴，对曰：‘诺！敢不醉？’”聚饮纵酒甚至成为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并在维系宗法制度的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无算爵是乡饮酒礼的一个重要环节，《仪礼·乡饮酒礼》有明确的记载：“主人之赞者，西面北上，不与。无算爵，然后与。”算，数。无算爵，爵行无数，唯醉乃止。《仪礼》一书，梁启超先生认为“大抵应为西周末、春秋初之作”，杨向奎先生也通过以《仪礼》与先秦其他文献互证的方法证明《仪礼》

人饮酒钩沉》，《史学集刊》1987年第4期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西周康王时期《大盂鼎》，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，内容为周王告孟，殷代因酗酒而亡国，周代因禁酒而兴，要孟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，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。《酒诰》说戒酒是文王之命，上帝之旨：“乃穆考文王，肇国在西土。厥诰毖庶邦庶士，越少正御事，朝夕曰：祀兹酒。惟天降命，肇我民，惟元祀。”大盂鼎铭文亦言：“孟，丕显文王，受天有大命。在武王嗣文作邦，闋厥匿，匍有（辅佑）四方，峻正厥民，在予邠（御）事，猷酒无敢酤，有崇烝祀，无敢醉。古（故）天异（翼）临子，法保先王，有四方。”两相对照，知至晚在文王、武王之世，周人已经意识到戒酒的重要性，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，西周前期青铜器的数量大大超过商代，但酒器爵、觚、觥、方彝的数量却大为减少。（见陈炜湛、唐钰明《古文字学纲要》，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97页）由此可见，《酒诰》虽然是针对卫君康叔的训诫之词，但其影响却是全国性的，是一部具有法律效力且专门针对酒事行为颁布的全国性的禁酒法令。

《汉书》卷26，百衲本《二十五史》（第一册），第527页。酤与沽通，《论语》作“沽酒市脯，不食”。（见《论语注疏》卷10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39页。

马瑞臣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89年，第508页。

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刊印社，1990年，第260页。

十七篇所载仪典内容确曾流行于西周春秋间。西周初期，周公严厉禁酒，贵族酗酒当不至于如此明目张胆。因此，《仪礼》中“公”公然叫嚣“众无不醉”，反映的当是西周中后期贵族统治者的生活。由此可见，周公“刚制于酒”的禁酒措施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所谓“祀兹酒”、“饮惟祀”至西周中后期已经名存实亡。

周初为了消除“群饮”恶习，曾有“酒酤在官”的制度和饮食“不粥（鬻）于市”的规定。但从具体司法实践来看，效果并不理想。《豳风·七月》说“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”，又云“跻彼公堂，称彼兕觥”。可以想见，由于家藏私酿，“群饮”现象是很难禁绝的。《唐风·山有枢》：“子有酒食，何不日鼓瑟？且以喜乐，且以永日。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。”《郑风·叔于田》：“叔于狩，巷无饮酒。岂无饮酒？不如叔也。”《诗经》中有不少作品反映周人对酒食醉饱生活的钟爱与崇尚。社会上对酒食的强烈需求，催生了市场上“酤酒市脯”行为的发生。从《周易·噬嗑》卦记载的情况来看，受经济利益驱使，周初即不乏商人冒着“灭趾”、“灭鼻”甚至“灭耳”的风险在市场售卖“饮食”。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云：“古者，不粥（鬻）饪，不市食。及其后，则有屠沽。沽酒市脯鱼盐而已。”随着周人饮酒之风日盛，“酒酤在官”制度和饮食“不粥（鬻）于市”的规定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。《晏子春秋·问上》：“宋人有酤酒者，为器甚洁清，置表甚长，而酒酸不售。”《墨子·迎敌祠》：“屠酤者置厨，给事弟之。”至迟到春秋中后期，酒食已可以在市场公开出售。《礼记·坊记》载孔子言：“因其酒肉，聚其宗族，以教民睦也。”《论语·乡党》：“唯酒无量，不及乱。”虽然孔子一生以继文王周公之业为己任，但其用酒思想显然与周公严厉禁酒的思想存在着一定距离。《墨子·非儒下》载：“孔某穷于陈蔡之间十日，子路为烹豚，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；褫人衣以酤酒，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。哀公迎孔某，席不端弗坐，割不正弗食，子路进请曰：‘何其与陈蔡反也？’孔某曰：‘来，吾语女，囊与女为苟生，今与女为苟义。’”墨子的记载虽然不无揶揄，子路“褫人衣以酤酒”也未必可信，但孔子周游列国，为了生存“沽酒市脯”却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实。就此而言，至春秋后期连孔子也没能最终将“沽酒市脯，不食”的原则坚持到底。在“沽酒市脯”的生活方式被普遍承认和接受的孔子时代，“酒酤在官”制度和饮食“不粥（鬻）于市”的规定已经成为历史，孔子“沽酒市脯，不

食”仅仅存其仿佛。汉代鲁匡知周初曾有“酒酤在官”这一规定，却不知这一规定与周公禁酒之间的关系，更不晓得佐酒之物在市场上曾经一度禁售。他将孔子“酤酒不食”的原因归结为“当周衰乱，酒酤在民，薄恶不诚，是以疑而弗食”，与孔子“沽酒市脯，不食”一句的微言大义相去甚远。

《周易》卦爻辞出自周初卜筮之官，《周易》“噬肤、灭鼻”、“厥宗噬肤”记载了周初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。随着周公禁酒制度的废弛，周人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聚饮纵酒蔚然成风，“酤酒市脯”成为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。《周易》中有些卦爻辞，实际上说的是周初十分流行的故事。随着时代的变化，这些故事逐渐隐没无闻。顾颉刚先生运用王国维所提出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以地下出土材料和文献相互印证，考证出卦爻辞中有些出于商周之际的故事和人物已经不为作《易传》时的人所熟知。《象传》对《周易》“噬肤、灭鼻”的解释是：“噬肤灭鼻，乘刚也”，空洞含糊，使人莫得其解。于“厥宗噬肤”的解释是：“厥宗噬肤，往有庆也。”将“厥宗噬肤”视作了“往有庆”的征兆。可见，至《象传》作者已不解《周易》中“噬肤、灭鼻”、“厥宗噬肤”与周公禁酒之间的关系。“噬肤、灭鼻”、“厥宗噬肤”，其中“噬”字最初作“肆”字，因与“逮”音近形似一度讹为“逮”，周子家竖燕地传授《周易》时以方言“噬”代替了通语“逮”。“噬肤”、“厥宗噬肤”本来就隶事隐约，《周易》传本上文字的数度讹变更使得后人莫得其义。

综上所述，《周易·噬嗑》卦记载的佐酒之物禁止在市场出售，体现了《礼记·王制》中“衣服饮食，不粥（鬻）于市”的立法精神，配合了“酤酒在官”政策的贯彻实施，是周公“刚制于酒”和打击“群饮”思想的现实表达。《周易·噬嗑》卦不仅记载了中国早期商业活动和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办法，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周公严禁纵酒的法律思想，尤其是针对出售佐酒之物的行为进行打击，丰富了周公禁酒思想的内容，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。将《周易·噬嗑》卦与《酒诰》放在同一历史背景下考察，其所承载的文化和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。

（责任编辑：刘兵）

参见杨向奎《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》，北京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291~320页。

《周易》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在殷末周初，汉儒以为“文王演《周易》”；唐孔颖达以爻辞中有“王用享于岐山”、“箕子之明夷”等文王以后事，认为卦辞为文王作，爻辞为周公作；《周易》为卜筮之书，顾颉刚先生认为当出于卜筮之官。

“厥宗噬肤”含义在拙作《周易“噬肤”发覆》一文中已有阐发，可参。

参见顾颉刚《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》一文，《古史辨》第三册，北京朴社，1931年版。